兩朝憲章録卷之四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七年戊子春正月甲戌朔　乙亥日重暈生珥右有戟又白虹彌天　己卯　上見兵部尚書李承勛班在張璁桂萼之上意頗不悅大學士楊一清因請量加二臣一品使與承勛相等　上乃悅　辛卯大學士楊一清等言伏聞　皇上每晨拜天於宮中臣切謂　上帝至尊故凡大祀必齋戒乃敢對越若宮寢之中原非祀天之所每旦拜祝似煩且褻此禮考之古典　祖訓皆所不載惟　英宗復位每日五更初即起拜天然亦自述勤誠之意未嘗

著為令也今事不師古請已之　上曰朕不安於心已久以後不必再行

臣按上帝至尊古帝王重之故郊壇之祭凡時日品物皆有定額禮謂不疏不數是也若每晨拜祝近於數矣楊一清言方脫口而　世廟即止而不行豈獨尊天哉蓋亦以尊君也乃臣庶之分視帝王何啻霄壤而輒供獻于家以求福利是帝主之不敢者而臣庶乃敢之也則其為罪不深且重乎多見其愚冥也已

丙申大學士楊一清言虜積邊儲不過糴買召商二事今糴買既有弊惟召商為最便耳必自今永為定制凡開中鹽引務令商人上納本色邊儲銀兩除量留以備凶歲折放亦當召商糴粟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則應者自衆矣然欲以本土之所出供本土之所需非廣興屯種不可欲廣興屯種非補助屯丁不可宜令清軍官各查理衛所軍戶不然亦可倣古募民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關西之民以屯塞下授地之外任其開墾俟三稔迺徵其稅屯政修舉之時牛具種子皆為官物屯地埋沒者聽人首告官豪占種者諭令吐還管屯之官尤必委任得人貪婪侵尅者罰無赦有成效者薦舉擢用若徒以清查催納為名而無實心

經理之方恐于邊備終無益也　上令擬議條例以聞仍勑王憲劉天和身親督課務底成效

臣按鹽自為鹽屯自為屯則邊計之廢亦已久矣惟若一清之議鹽與屯相與表裏則實邊之計無踰于此召商開中誠善策也然本土無所糴買而徙輸內地之粟其為力也勞其為費也廣商人筭計多寡誰顧為之惟于商之上納苟從其輕而又于邊之屯種稍有所積則為商者或運於內地或糴于邊方各有所利則開中自廣國初之法便自可復不然如漢之贖罪拜爵納粟入邊亦一策也然行之終未見有成效豈不得其人而然耶

丁酉大學士楊一清言京營將領多係勲臣世胄膏粱紈袴之輩宜依弘治間劉大夏所議凡邊將曾經戰陣偶坐事居閒者悉取來京付以蒐選教練之任庶克有濟且古之用將者智勇廉貪皆可兼使不以一眚廢　上納其言

二月丁未兵科給事中陸粲言陝西河套本吾內地國初設東勝衛以控扼之自後棄為虜巢其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方最為虜衝地勢平衍無險可恃邊墻低薄壞塹淺隘虜每擁衆深入正德初楊一清總制陝西欲將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涝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內邊墻增

築高厚事已就緒會本官去任僅四十里而止迄今議者多言邊塞風沙板築易壞然前所築四十里計今且二十年屹立如故則斯言繆妄可知須如當時原議固守之策莫先于此　上命如一清初議速發帑儲佐之勿斷費

丁巳　上製忠靜冠服　庚申命工部建敬一亭於翰林院鐫御製敬一箴五箴註乃行兩京國子監及天下儒學一體摹刻立石　己卯詔儒臣重校大明會典訂正繆誤增入續定事例　乙亥提督南贛都御史汪鋐奏是年元日甘露降于福建長泰龍溪等縣　上賜鋐白金文幣

四月甲寅詹事霍韜言臣先辭日講欲以餘力撰述古今治亂以為聖學之助今甫閱八月修輯未備仍乞辭免新命庶得專力以成初志　五月壬午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報思田賊平疏陳窮兵盡勦則有十患罷兵行撫則有十善　上深嘉之　丁酉提督三邊尚書王憲言甘肅開中引鹽召商上納粮草以備緊急各商開納本色未有應者乞行總理粮草都御史劉天和會甘肅撫臣酌處本折兼收庶人情樂從而邊儲有賴　上從之　六月辛丑明倫大典書成進呈　上親製序文命宣付史局刊行天下

番夷牙木蘭帖木哥土巴率衆內附　上以夷情重大令尚書王瓊親詣甘肅會守臣悉計以聞　癸卯勅定議

禮諸臣之罪以楊廷和為罪之魁革職為民自毛澄以下
罪各有差　己巳御史吳仲郎中何棟等開濬通惠河成
因疏五事一時疏濬以通運道二專委任以責成效三復
舊額以給官夫四改閘坐以防水患五處剝船以便粮運
上嘉其勲勞命查驗行賞所條事宜悉從之　甲寅禮
部上追　壽安皇太后尊號追加　恭穆獻皇帝尊謚
章聖皇太后尊號　丁巳翰林院侍讀學士許誥上所撰
通鑑綱目前編圖書管見太極圖論詔留覽　七月庚寅
刑部尚書胡世寧薦詹事霍韜疏言韜之為人薦賢如不
及論事常有餘孤忠勁節近世鮮儷宜特授以都御史仍
兼詹事御惟專以論思繩糾為職凡事于君德朝政有所
缺漏及大寮之中有衰病不職姦慢不忠者指實上聞則
朝廷有直臣天下無過舉矣疏入　上嘉世寧舉賢之意
優詔答之　南京吏部右侍郎湛若水進所撰聖學格物
通一百通　上以其書留覽戊戌大學士張璁言近奉
皇上御書文札諭臣等者臣懼日久散逸宜命官編摩昔
唐學士吳競有貞觀政要國初有洪武聖政記楊士奇有
三朝聖諭録是編宜名為嘉靖政要　上曰古有左史右
史之官歷代因之我　聖祖創翰林之職亦有編修修撰
之官未見居此職者盡乃事夫史之可否一出於公非公

則鬼神亦察之豈日遂降旨報允　八月庚子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潘希曾上治河疏其畧曰河之大而要者有三一孫家渡經長淮衛趙淮入海一趙皮寨經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入海一沛縣飛雲橋經徐州趙淮入海夫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于淮而入於海故徐沛無患漕渠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注于飛雲橋一支下東徐呂二洪上過閘河流水茫無畔岸決堤塞沙大為漕患然非疏其上流則秋水發沙雖挑而復淤堤雖築而復決近因趙皮寨開濬未通正在疏孫家渡以殺水勢請

勑都御史潘塤亟為疏濬　上嘉其議從之　甲子大學士楊一清言與張璁有隙請乞休致　上言璁自伐其能特朕所寵而一清不足介意慰之　九月庚午罷總督河道右都御史盛應期管河郎中柯惟熊應期議開新河初惟熊贊之甚力人頗怨讟朝議罷役應期請緩一月毋停止保其終事惟熊復甚言其不便部議兩罷之應期果毅任事欲急于成功然功未及成而罷其所開新河後三十餘年循其遺跡疏之運道至今蒙利云　甲戌新建伯王守仁將兵討廣西諸寨賊悉平之　辛卯泰和伯陳萬言以中宮　皇后有疾乞容妻冀氏入宮視疾　上以其疏示

輔臣曰朕惟外戚自古未有入宮禁假以視病為言多有
規伺朝廷者在彼為得計在君為墮計　皇后作配朕宮
良醫妙藥豈無治病之具何謂不見親人不能得好朕不
敢狥私以縱外戚深入蓋不如是恐無以範後世也　十
月丁未皇后陳氏崩　閏十月己丑故太子太保工部尚
書李鏦卒贈太保謚恭敏　丁酉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
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勗哉勿偽刑部尚書胡世寧因
推廣　上意為疏解上之　上嘉納焉　戊戌　上與大
學士張璁議册立中宮事璁以天子有后所以共承宗廟
不宜久虛　上報曰君子所配必求淑女而君長之配尤

不可不慎擇前者初婚之期皆是宮中久惡之婦所專主
而日夜言之　聖母聖母未之察耳今復與此事則不如
不繼朕所愛者德與賢耳非有偏寵尚色之私卿等密與
同官議來　乙巳故國子祭酒曾鐸卒鐸湖廣景陵人嘗
奉使夷邦却金珠之饋及在告絕跡公門日與後進之士
講究經義莅臣交章薦之不起卒之日貧不能葬巡撫為
請于朝故事四品大臣例無祭葬贈謚　上以鐸清節著
聞特令有司治葬賜謚文恪後不為例

臣按四品無祭葬贈謚例也所以限資格也　世宗
特與魯鐸之葬謚非例也所以崇清節也例行則天

下無踰分之望而例外間一舉之則天下起廉頑之思是舉也蓋有關于風教多矣

丙子 上諭戶部曰近因大同巡撫官奏報稱粮草缺乏已命發銀二十萬兩給之朕因思遼東宣府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俱係邊方虜情叵測若粮草不足人馬疲敝緩急其何所恃凡此邊民皆我 祖宗赤子豈可不加恤耶戶部行各巡撫倉場查實在之數具聞有告匱者即為議補若視常遷延以致人心嗟怨邊備廢弛責有所歸 壬子內官監供用庫監收白粮私造大斗需索百端悉一石倍踰二三石鮮戶苦之戶科給事中張經以狀聞得旨每石加耗一斗不許分外科收今後司禮監定委公正官監收仍聽巡視十庫科道官嚴加訪察具實參奏

臣按監收白粮加耗一斗旨凡三下矣而倍輸者如故此巡視科道所以不容不設與

丙寅册立順妃張氏為皇后 十二月戊寅初御史朱觀言光祿寺給養鷹犬蟲蟻諸物日費菽粟肉食請一切減省 上命各覈實以聞至是上其數 上曰鷹犬蟲蟻等俱是無用之物徒費給養所司量留可用者餘悉縱遣之

丁亥以通惠河成粮運既至者一百九十九萬有奇省脚價一十萬兩吳仲以運軍疲敝請暫給三分之一俟一

一二年後併減歲運以寬貧民庶軍民兩受其惠報可

嘉靖八年己丑春正月丙午朔　丁未侍講學士許誥陳四事一謂河圖洛書萬世文字之祖宜同五經四書進講一謂孔門授受專在治情後世倡為靜坐養性之說自今講筵請無及此一謂各疏註解互有得失宜令儒臣直陳所見以求千古之是不當牽于師說反畧聖經一謂進講經書務明大義凡諸家小道一切屏絕　上嘉納之　丙辰時災異數見立春日長星出白氣亘天元旦大風晝晦

上令輔臣楊一清條畫弭災急務一清等陳四事一曰恤民窮二曰修武備三曰惜人才四曰飭言官　上已報

旨一清等復上密疏溥恩澤寬謫戍二事陰為議禮言事諸臣乞恩寬宥　上不允　丁巳大學士石珤卒珤正直廉靖居官四十餘年始終一節士論重之至是卒謚文隱

壬戌右中允廖道南應詔陳言昔　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奏聞一念敬畏上格皇天而敬畏之實約有四事一曰任大臣如諭六部以允執厥中諭中書省以振舉大綱是也二曰崇儒術如諭朱善以常持此心至公無私諭秦裕伯以聖人之學以天為準是也三曰重守令如諭來朝官以約己利人諭侍臣以治民猶治水是也四曰擇將帥如謂擇將當兼用識謀仁勇備邊常

存戒心是也　上嘉納之　二月士辰新建伯王守仁因病篤離任道死南安守仁方面離任不暇奏請吏部以情有可原乞從寛宥　上意以擅離重地非大臣事君之道況學術事功多有可議會官詳定禮科給事中周延上疏救之調外任　癸酉以桂萼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吏部會議王守仁功罪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為之辯謗至謂杖之不死枝之江不死以上瀆天聽幾于無忌憚矣若夫勦擒逆濠論功足録宜免奪伯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　上曰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用詐任情壞人心術邇來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至于宸濠之變伏義討賊功固可録所封伯爵姑令終身仍榜諭天下敢有踵襲邪說果于非聖者重治不饒

節球日正統己巳于肅愍有社稷功至今人稱不置口若王文成當宸濠變起奸人交通之際倉卒間未及請兵稍不及事即貽生靈重慼視于公司本兵又為主上所親信事體既不侔矣然而文成智以料賊謀以出奇不浹旬而蕩平之功不在肅愍下而時勢視肅愍更難彼肅愍先以寃死而後始得伸今文成得

拜封爵尋以忌者沮之至于削奪豈不同乎若夫標致良知三字聚徒談學詆朱尊陸彼自謂得不傳之真學矣不知濂洛關閩諸書國家以此造士為士者朝誦夕玩將聖賢言語体驗身心而力行之即可希聖希賢若古本若則言若傳習豈復有加于朱儒哉

臣按守仁勛業粹乎無容議矣至其詆程朱而宗佛老則邪正之辨乃在于此吏部會議功罪昭彰甚明故世廟亦以為詆毀先儒壞人心術仍欲榜諭天下此其扶正而闢邪有功于吾道也甚大然未及四十餘年輒為流說所惑從祀孔廷豈徒操戈於程朱之門抑亦伏謁於老佛之梵矣若曰精於玄釋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又何死於南安乎噫與其離任而死孰若死于官邸猶免擅離之罪哉

丁丑湖廣襄陽府大飢巡按張録繪飢民畫以獻詞甚愴切上覽録嘉歎命所司多方處分使民沾實惠　戊寅上以災傷變異欲親往虔祈尚書方獻夫以禮儀宜從簡約以答天戒　丙寅十三道御史穆相等以災異陳八事其中二事為宥狂直清宮禁大畧言先年得罪諸臣程啓充等其生者間關荒徼懲創已深死者枯腐重原沒齒含痛宜以時收録後宮女謁太多陰氣鬱結亦足以致

災宜如貞觀故事大出宮女　上以其事關君德留中自裁其六事命該部議行　戊子鉅野王府輔國將軍當潰以父子應支祿米賑濟封內飢民且勸　上以祖宗為法以國本為重裁不急之費息土木之工疏入　上嘉其意在恤民且以節儉獻規特降勑褒之不聽辭祿　三月庚子廣東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之民便賑米次貧之民便賑錢稍貧之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其綱有六其目二十有三皆參酌古法體悉民情　上以其切于救民皆從之

臣按希元之疏可謂詳且密矣然二難之中尤難于得人使監司不得其人則守令必無賑濟之實守令不得其人則推委必無均平之方昔司馬光因遣使賑濟以為莫若擇公正之人為監司使察災傷如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富弼為青州凡官吏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

處選老弱病瘠者廩之有勞則書之約他日奏請受
賞夫監司係于銓部誠不容不擇矣而守令其奚以
擇之丘濬欲于所部之中或有致仕閑住及待選依
親等項官吏為鄉人所信服者俾其各就所在因人
給散官不遥制庶幾吏胥不乘飢而恣其侵尅飢民
得實惠而免于死亡矣嗚呼人既得則户可審而三
便六急之類不可以振舉耶
兵部左侍郎王迲相言邇来各省歲飢民皆相食　皇上
命虛郡國倉廩以賑之而猶不足者以備之不豫故也備
之之政莫過于古之義倉臣嘗倣其遺意參較之若立義
倉於州縣則窮鄉下壤百里就粮旬日待斃非政之善者
臣以為宜貯之里社定為規式一村之間約二三百家為
一會每月一舉第上中下户捐數多寡各貯于倉而推有
德者為社長能善事能會計者副之若遭荒歲則計户而
散先下與中者後及上户上户則償之而免其下與中者
凡給貸悉聽于民第令登計册籍以備有司稽考則既無
編審之煩又無奔走之苦因是而復寓保甲以弭盜鄉約
以敦俗一法立而三善具矣　上曰此備荒要務其如議行
臣按迲相此議即隋長孫平義倉之說也每秋令民
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有差今第上中下户捐數

多寡各貯于倉是也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今推有德者為社長能善事能會計者副之是也

胡寅曰賑飢莫要于近其人正謂設義倉于州縣惟近于城廓力能自達之人可耳若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越百里以就會合之廩乎今貯之當社者是也然社長匪人欲聽其所為則懼其徇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官府者然則將遂已乎在擇其社長云耳果社長有德一一公平則貧民自可受惠不然輸之當社不免侵漁併之有司費亦不貲無一可者故曰得人為要

丙午　命工部大庫名曰節慎　甲寅賜進士羅洪先等三百二十三人　壬戌河南巡撫潘塤有罪勒令致仕初河南連歲旱荒民多飢死凡郡縣請賑濟者塤駁勘不發河南知府范鏓不待報開倉賑之民播謠誦塤以是惡鏓其餘有司賑貸稍寬即加譴責會有以陝西飢民父子夫妻相食流聞禁中者　上切責户部塤惶恐上疏乃歸罪於鏓以自解于是兵科都給事中蔡經等言塤本不恤民艱嫌鏓賑貸之速百端窘辱及奉旨詰問乃復歸過於鏓失大臣體國之義　上然之詔罷塤永不叙用

臣按歲荒民飢骨肉相食為守令者固當開倉賑濟而為巡撫者正當薦奬之以為守令勸迺范鏗不待報下開倉賑濟此與漢汲黯相同而潘塡乃惡之反歸罪於鏗不有蔡經之劾則功罪幾于不白矣昔太祖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飢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至于趙乾往賑荆蘄遷延時月即斬之以示戒吁若鏗者正合　太祖之諭而塡者又犯　太祖之戒使生於洪武時必將以誅乾者誅塡矣而今止於議罷蓋亦幸哉

命咸寧侯仇鸞鎮守兩廣　癸亥覆勘詹事霍韜謹天戒疏言官以贓敗及故禁故勘平民致死者律當絞斬後人以贓罪得以贖刑而致人死者置之不問以致贓暴之吏得罪傷和惟今行之不嚴故吏易犯法　上是其言詔令後官吏犯枉法贓者追贓入官仍問軍發遣不得故出以長貪風酷刑致死人命雖因公亦照例為民　乙丑南直隸巡撫孫祥報海賊百餘人泊舟常熟登岸摽掠敵殺官軍勢甚猖獗　上命巡撫按悉計勦捕　四月己巳大學士楊一清等奉旨考選庶吉士以唐順之三人迓試策為　上所批奬即以為冠而續取胡經等二十人上請　上留唐順之等一體除用果有卓異吏部奏收翰林以備擢

用中有弗稱者亦令外補　甲戌户部侍郎王軏言　皇
上命臣清查莊田見勳戚之家數千百頃占據膏腴跨連
郡邑乞如成周之制隨其官之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世
之親疎而量為裁革其自置田土不報納粮差者俱追斷
如功臣田土例　上曰已往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強占
者俱給原主自今勳戚大臣務各安分以保禄位不許妄
行陳乞

臣按勳戚莊田國初自有定制無容議矣目正德年
間妄行陳乞不但八府軍民咸被其害而推之海宇
莫不皆然其被害也久矣王軏兩言曲盡事體其曰
隨其官之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世之親疎而量為
裁革則不刊之石畫也故題准查勘者為定額凡係
欽賜者照舊其餘額外侵占者盡行查出各依擬給
主召佃莊田則五服逓減勳臣止於二百頃若戚臣
五世外以今見在官品為始以今見留地數為準係
二世者分為三次逓減係三世者分為二次逓減至
五世止留一百頃為世業若正派已絶爵級已革止
留五頃給旁枝看守墳塋之人嗚呼官定則多寡均
世明則親疎別不惟勳戚無侵占之嫌而軍民永受
其惠矣軏之言其利溥哉

壬午大學士楊一清薦永嘉縣儒士葉幼學潛心典禮乞
置授館職使供史館纂述　上命授翰林待詔　丙戌大
學士楊一清言臣自登仕以來歷事我　憲宗　孝宗
武宗屢被褒封誥勑奬勵璽書頒賜書籍又蒙　皇上賜
書賜詩賜勑諭褒答御製諸箴臣廛居荒陋不足以奉玉
音謹于居室之東擇地搆樓五楹將以奉藏宸翰以彰歷
朝恩遇伏乞賜以樓名　上名為寶翰　五月巡鹽御史
朱庭立言邇来欽依添刷引目而商人莫肯應者其故有
二一則昔時餘塩先掣過而後納價今則先納價而後領
引既輸于邊又輸于運司苟非巨商必不應命一不便也
一則淮南納銀一兩九錢淮北納銀一兩五錢比之舊額
淮南增銀四錢淮北增銀一錢五分無利有損其孰肯從
二不便也今宜以添刷之引先行給商待其掣過納價以
寬先期併征之意添中餘銀淮南減四錢淮北減一錢伍
分以恤目前虧折之苦庶商人得利而新法可行從之
六月戊辰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各有紀叙　上留覽
右都御史周南卒南縉雲縣人初大帽山賊留刼三省兇
勢日熾朝議用重臣督勦乃以南往未幾遂破賊斬獲數
千計因移兵攻桃源賊黨及汀漳山巢賊悉平之遂留撫
其地南戇巡撫之設自南始卒贈太子太保　癸酉詹事

霍韜言臣奉命修大明會典將舊典翻閱天下額田由洪武迤弘治百四十年耳已減強半再數百年其減又何如也乞勑戶部考求原額田數備查失額田數及今日額田實數天下戶口洪武之初甫脫戰爭宜少而多弘治之時戶口蕃息宜多而少乞竅實迤年戶口原數今日戶口實數天下藩府即如山西初年惟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郡王而下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由一萬增而八十七倍矣今備查洪武初年各省藩封位數幾何今日位數幾何戶部備查祿米總數初年幾何今日幾何天下武職由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矣文職洪武初年官有定額故數易查今冗員日多故數難究大約文職合武職已逾十萬矣乞勑兵部吏部備查類造內臣監局　皇明祖訓置職甚詳弘治年間儒臣失考不及纂述乞勑禮部行司禮監備查監局員數今庸臣舞智更為新例陰壞成憲乞酌議削黜用訂積年之繆定天下可行之法得旨令各衙門備竅送付史館　庚辰罷兵部右侍郎黃裳裳以督木回籍會緝事官妄言至京不行朝見吏部查實在籍　上意不解遂罷之　七月甲辰命兩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撫按官用心詢訪才行老成繫時望者從公各舉所知　戊午溫州有海賊之警有逃軍之變直隸

武初年官有定額故數易查今冗員日多故數難究大約文職合武職已逾十萬矣乞勑兵部吏部備查類造內臣監局　皇明祖訓置職甚詳弘治年間儒臣失考不及纂述乞勑禮部行司禮監備查監局員數今庸臣舞智更為新例陰壞成憲乞酌議削黜用訂積年之繆定天下可行之法得旨令各衙門備竅送付史館　庚辰罷兵部右侍郎黃裳裳以督木回籍會緝事官妄言至京不行朝見吏部查實在籍　上意不解遂罷之　七月甲辰命兩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撫按官用心詢訪才行老成繫時望者從公各舉所知　戊午溫州有海賊之警有逃軍之變直隸

有侯仲金之亂禮科都給事中夏言以浙直為財賦之區請添設都御史一員假以督軍重權使遏狂亂專設鎮守江淮總兵官一員駐瀕江要會之所凡沿江守備倭等官俱聽節制以弭意外之虞　上從之　庚申左都御史陳金卒　辛酉太師定國公徐光祚卒謚榮僖　兵部言提督都御史韓雍勲庸懋著傳播人口實與先臣王翺埒乞照都督趙輔子孫例世襲伯爵知縣陶魯例世襲錦衣庶答其功　上不允　八月總督兩廣林富言邇者欲廣東採珠然去前採僅二年珠尚未生恐不可得說者謂以命易珠今恐易以命而亦不可得疏入詔如前旨　兩子

禮科給事中陸粲劾大學士張璁桂萼言璁雖恨愎自用執拗多私而其術猶疎為害猶淺萼外若寬迂中實陰刻忮忍之毒一發于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宜速加誅竄　上以負君忘義朕不敢私于是令璁仍本職回家改省以俟後用萼以尚書致仕

臣按璁萼以議禮得幸正當退自謙抑從容自守以需首輔可也乃相與協謀務欲旦夕攬權以逞椎桀之才連疏以攻費宏宏既去矣尋肆中傷以詬揚一清一清亦將不安其位矣然卒不能逃　世廟之神鑒也嘗言璁自伐其能恃朕所寵又言好剛使氣則

公輔之量何有也粲疏一入即命回家致仕未幾兩去而兩還　世廟蓋欲挫其性而使之改也然至死不改謂之何哉雖然苞苴不入中貫戢戢亦以才稱矣若蕚者兇憤恣暴內忘桂華之教外攘趙鑑之臂而中又與璁不相能也可與璁同論乎

九月癸巳　上召張璁復任辦事　辛丑光祿寺少卿史道言大學士楊一清累疏請歸　陛下留之不欲去正臣所謂有通達萬變之才者也張璁奉命回籍　陛下召之使復來正臣所謂力足以擔當天下之重者也伏願　陛下天語丁寧諭勉二臣務忘私奉公委身狥國仰承千載非常之遇則贊輔得人矣　上覽而嘉之已而一清璁各上疏陳謝　大學士楊一清乞致仕刑部尚書許讚會官議一清晚節昧知幾之譏衰年忘在得之戒今其去就實為國體所關宜優容之　上聽致仕令馳驛以歸　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刑部員外郎邵經邦以正陽之月食於朔而今調和燮理之任有皇父其人者正應之　陛下既納陸粲之言令張璁致仕尋復以議禮有功見留衆議洶洶　陛下弗察也乃天變若此可弗畏乎　上大怒發邊衛充軍　壬午乾清宮內西七所房災　乙丑故祭酒蔡清子推官蔡存遠進清所著易經蒙引詔發建寧書坊

刊行　十一月庚子史館儒士蔡圻上疏誦萼功召萼復
任　辛丑上以深冬無雪宜虔誠祈禱戊申躬禱雪於南
郊明日禱于社稷壇是日雨雪　上喜諭禮部擇日告謝
具儀以聞　壬子先是李鐩謚恭敏吏科都給事劉世揚
以士論不與未協于謚　上曰鐩謚既不協公議併贈官
俱革去今後務慎重國典不許濫與　丁巳　上親詣郊
壇告謝靈雪方獻天穆孔暉等各獻靈雪賦頌及詩歌
上優詔報聞　十二月丁丑　上親定百官朝祭服畫式
詔禮部摹板繪彩頒行中外
兩朝憲章録四卷終

兩朝憲章録卷之五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九年庚寅春正月壬辰朔　戊戌初甘肅鎮巡等官
唐澤等言土魯番累年犯邊蓋恃瓦剌為外援也今因議
婚彼此有隙宜遣使賚賞遠結瓦剌以離土魯番之交總
制王瓊則以無故賚賞僥倖不可成之功自起釁端不可
為也兵部覆議以鎮巡所論固兵家用間之策而總制以
生事啟釁為慮尤得中國正大之體如土魯番不來犯邊
許其照舊通貢若再侵犯即絕其貢使瓦剌叩關納款量
行犒賞如其不來不必遣使庶夷情自服國體自尊　上

從之　丙午吏科都給事夏言奏查勘順天府田請改各莊田為親蠶廠公桑園令有司種桑拓以備宮中之蠶未見舉行茲復請　上以其疏示張璁璁請擇建壇制詔如議行　戊申保定巡撫錢如京言京畿地重請悉銓進士為守令不宜濫受歲貢　上曰前屢詔所司隨材任用不拘資格但有治行宜民者一體擢用蓋科貢乃國家取士正途不可偏有所重茲所議似特重進士而視歲貢太輕令人何以自奮保民之道奚由廣及宜申明前旨行

臣按國初惟歲貢為特重後乃開科取士專重進士而歲貢掄落其於廢棄張璁為首輔則以科貢正途宜一體取用　世廟深信而力行之于是人知自奮迨萬曆十七年禮部尚書沈鯉復定教職陞遷之格故部監間有其人而州縣長吏多充之者噫生員連捷者為進士淹留者為歲貢豈別為一途哉特邇來視歲貢為朽腐而歲貢自視亦以為無復部監州縣之望故百不得一耳若果治行如進士亦以進士資格授之豈無老當益壯為朝廷任事者出乎顧　皇上服　世廟太輕之戒守沈鯉陞遷之議則老成輩出途各得人共趣事功者不知為誰矣彼錢如京者烏能知此

戶科給事中蔡經言河南頻年災傷衛輝等府尤甚今撫按奏報輙以蠲租為急若貧難下戶田既不多賦亦無幾但蠲以升斗之稅則枵腹垂死之際豈能全活乎必須賑濟而後可救于流亡耳今太倉少積似難輕動而民患迫切又不可支請動二三萬銀赴彼賑濟仍令有司積穀其州縣五十里以上所積不足五百石三十里以上所積不足三百石者治之以罪通行各處一體遵奉　上嘉其言命所司議行　丙辰兵部尚書李承勛言漢文帝二年詔開籍田又賜民田租之半故其時衣食滋殖刑罰罕用伏望　皇上因此二事而思小民衣食之孔艱皆以重本抑末為主燕閒之際見帷幄服御之類即思曰得無有製錦繡逞淫巧以害女紅者乎見器用車騎之類即思曰得無有進珠玉事侈靡以病農工者乎享玉食之奉即思曰得無有因衣食而不安于田里者乎察中外臣工實心愛民者進之虛浮無實者黜之又藉田隙地皆可耕種官道之傍皆可植桑自近京邊地推而廣之申飭有司田土荒無者佃人召種而寬其租稅逃移失所者招回復業而貸以牛種有益于農桑者無一不舉有妨于農桑者無一不去則衣食足而禮讓興矣　上嘉納之命所司議行　二月丁丑右都御史汪鋐言　皇上舉行曠典親視耕耤為天

下先又頒示　祖約列為條目刊布天下令民于收成之後撙節愛養勿得賤棄以備凶歉所以導民勤儉矯俗厲世者德至渥也乞以　高皇帝大明令及禮儀定式所載與　皇上所諭通行禁約凡官民服室器用宴會遊玩之類但踰品式之外者有司悉以違禁罪之然法行自近始若有踰犯而臺臣不舉者即當以不職論黜　上曰近者貪官豪民陵節犯分日習奢侈剋剝兼併職此之由令在京巡城御史任外巡按御史檢舉不法者具罪以聞　三月辛卯賜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大學衍義各一部　丁巳　皇后行親蠶禮于北郊祭先蠶氏　四月丙戌蘭

京御史鄧文憲言邇者郊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而霍韜未必非　陛下賞言而罪韜是奬諛而惡直也且言天地分祀則置父母於異處郊外親蠶則是失內外之防閑更乞斟酌裁定　上責文憲附和狂邪降邉方雜職

臣按我　祖建制參諸帝王遵而守之自足參天地而移風俗初年倣周禮為南北壇既而為大祀殿以合祀之蓋亦虞帝類于上帝之意也國初無親蠶禮此必　太祖于宮中行之斷非郊外明矣夏言果何所見而為此紛更之議哉四壇創建北郊親蠶壞　太祖之制縻萬姓之脂豈惟無益于事抑且得罪于祖

況行之未久輒賜報罷則韜未為非也昔方孝孺行
周官之說議者罪焉而臣亦甚不滿於夏言之議要
皆生今反古不達時宜者又何取焉
五月丁未御史盧問之條陳選將練兵足食事宜大畧言
今謀臣宿將屢經戰陣者多以坐事廢閒而領軍應敵乃
責之少不更事之人緩急不足賴宜擇武臣老於邊務曾
立戰功者酌議奏用今之兵列名冊籍類非不多然每患
於不精臣聞其中有強力者多充將官私役或納辦投閒
或縱使營殖有終身不經戰陣者宜申明禁例嚴法精覈
今邊儲歲費億萬計而邊臣不以蓄積為急重以奸商包
納自利客兵詭數冒支耗損尤甚宜酌量出納及時糴買
貯之要地以待徵調事下戶兵二部詔允行之　壬子戶
部覆御史熊爵奏一請申明預備倉之法令有司多積穀
以時賑濟使中下貧民得沾實惠因核有司勤惰以為黜
陟一請令撫按具奏災傷勿待報至先委官覈看輕重蠲
除存留稅糧有差勿得稽緩一請令軍民各從約省所得
穀粟不得侈張宴會靡費麵蘖犯者罪之　上從其議
詔清查內府各監局匠役　六月庚子刻大明集禮書成
上親製序文　庚辰先是陝西洮岷等處番夷若籠板
爾等族屢擁衆入犯總制王瓊會集兵衆諭以禍福諸番

多聽撫惟若籠板爾及喇卿等不服乃分兵攻之破若籠板爾巢穴喇卿等族震慴稽首聽命斬首三百六十餘級撫降七十餘族獲牛羊器械以千百計　上嘉瓊功降勅褒奬瓊至陝二年西服土魯番率十國奉約束入貢北捍倖答經歲無烽火及是諸番蕩平西陲無事河西四郡舊苦土魯番侵暴恐一旦瓊去夷患復作咸詣撫按鎮守乞為奏留于是甘肅巡撫唐澤巡按胡明善為言土魯番吞蛤密經六十餘年矣先後經營諸臣持文墨者未效安攘之績伏節鉞者未伸撻伐之威是啓戎心釀成邊禍　皇上特起王瓊而委任之瓊殫厥心力息兵固圉故久稽夷

[illegible]歸故土新來夷使准其入貢其有潛入肆掠者又奮威武以芟刈之牙木蘭虜之心膂則徙置于內地帖木哥土巴之爪牙則羈縻于近邊安插寄寓閑廂屬番以恤其情撫馭散亡山谷屬番以聯其勢預處曲防各當其可瓊之言曰中國之於夷狄順則撫之然撫之過則納侮逆則拒之然拒之甚則黷兵天下事惟是非兩端夫苟知其為是而必可行又計後來之成敗而不果于行未有不誤國殃民者也瓊之存心立論若此所以敢于任事行人所難此我　皇上知人任舊之明效也乞久留茲土以慰民心

上從之

臣按四郡留瓊之情撫按留瓊之疏豈非西北之長城乎乃人言受宸濠之賄結江彬之心黨朱寧之惡激彭澤之怒則心術奸險而外裕智術矣　世宗嘗欲用之而丘九仞夏言輩劾焉即楊一清亦曰論其才誠不能及但其心術衆不肯信今觀史臣所纂存心立論毫無可議矣夫當宸濠之反倡言討之者獨瓊一人則受賄之謗固未可攄而況處置土魯番俺答又皆功之至大者吁功高必忌自古為然安知有功如瓊者不為人所忌乎此未可以定瓊也

詔發內府所藏金玉銅石鍾磬于神樂觀考正音律仍令科道官各舉所知諳曉音律之人以聞　七月兵部主事趙時春言邇者災異頻仍　聖心惻隱勑群工各陳所見柰下詔求言已涉旬月而大小臣工類以浮辭面漫君父乃因災求言之詔未乾而慶賀聖瑞之奏屢至緣往年靈寶縣官以河清受賞繼以都御史汪鋐遂進甘露矣今則副都御史徐瓚及訓導范仲斌又進瑞麥矣指揮張楫又進嘉禾矣汪鋐楊東又進鹽花矣禮部又再請稱賀矣如范仲斌之流委瑣卑微不足責也汪鋐徐瓚楊東等叨列憲臣宜激濁揚清進忠補缺禮部尚書李時等官居八座職典三禮乃亦昧義徼利罔上要君此小臣所以撫膺流

涕而不容已於言者也若不嚴加禁遏恐此風漸長正氣消輭大非國家之福以後敢有依託符瑞巧飾諛詞熒惑聖德者即加誅譴庶可化佞為忠矣疏入詰責之時春引咎 上怒趣令具陳時春言當今之務其最大者有四曰崇治本信號令廣延納勵廉恥最急者有三曰惜人才固邊圉正治教 上責其條奏不明以賣忠直下錦衣衛拷訊

臣按災害祥瑞不可並陳如以災異為可儆省耶則雖視祥瑞為災異可也如以祥瑞為可慶賀耶則當置災異於不聞矣 世宗時大禮大獄忠魂未雪即有祥瑞隱而弗奏則王成 君德多矣柰何儆省之疏未見施行而慶賀之章遂投殿陛河清甘露瑞麥嘉禾或以為奇也乃至盍花而亦進之指揮訓導或以為卑也乃都御史而亦為之矯誣上天沮抑弼士其害將無極矣我 太祖不許群臣奏祥瑞而一有災異即時奏聞豈非萬世明鑒耶

戊午禮科給事中高金以沙汰生員因陳不可者有七大畧言儲才貴預求才貴廣地方人才多寡不同附學人數豈嫌過於增廣但當責成提學官嚴加考校以杜冒濫不必盡行此法 上詔廩增附生員一體掄選其附學名色

不必視廩增原数量準地方人才衆寡為差　丙寅御史孫錦因榆林之荒上陳備荒事宜一言往時塞下倉廩常盈後因積貯既多改為納價之例歲一不登食無所出當如舊例徵收本色以備軍餉之需二言榆林道路崎嶇一遇倉卒發銀易米則民間轉輸費且不貲宜將內帑發去年例銀兩召商糴買責其如期完納三言朝廷中鹽以為邊計柴鹽引一開將帥等官即乘時射利至於豪右往往占中買窩而商人不能自中者又重賂買之以致窩價日增無以米價翔踊所得無幾商且遠遯矣宜嚴革之四言天下各設預備倉以儲穀至于邊方獨不講求乞發內帑銀及所在有司贖罪銀併虜中所獲馬疋盡行變賣以為糴穀之費貯之各營堡而命都御史李如圭主其事詔從之　丙午處州知府吳仲編通惠河志成進呈　上命付史館採入會典仍令工部梓行　甲申編修廖道南上疏言姚廣孝不宜配享　太廟禮部議當撤去　上從之移祀于大隆興寺　九月壬辰禮科給事中高金奏　陛下龍御之初凡法祖法師國王佛子有害正道者悉從屏逐近又諭禮官革姚廣孝之配享天下歎服以為崇正闢邪乃今真人邵元節誤蒙殊恩以為聖治累臣頑削去真人之號褫其紫玉之貴奪其親師贈祭之典庶乎異端斥而

正道崇矣　上令錦衣衛逮問所使且令禮部議聞李時謂撤配享者所以正祀典而用元節者所以為祈禳事既不同惟　上裁之　戊辰大學士張璁言　皇上發下聖母章聖皇太后女訓一卷首貫以　恭穆獻皇帝御製序次以　聖母自序之文為目凡十有二宜刊布之以昭示中外更乞　皇上親灑宸翰序之卷末以垂永久　上從之已復以　孝慈皇后傳文皇后內訓欲與女訓同頒布璁等以二書亦欲　皇上御製後跋　上諭璁曰朕惟今也時俗大不古若況女子至為難教欲正其本當自朕宮中始凡當行事宜會議以聞　璁制三邊王瓊奏寧夏一鎮接莊浪墩臺為西北第一大事乞蚤為議處兵部尚書李承勛覆曰寧夏一鎮前以黃河為據後枕賀蘭山之險自鎮遠關以至大沙溝舊有墩臺相接以斷北虜西行之路昔人所謂斷匈奴右臂者是也數十年來邊軍貧困鎮巡姑息皆以修邊為諱遂致墩臺廢棄屯堡不能自立黑山諸營遂議內徙矣屯堡徙則藩籬撤而屯田不敢耕種自此鎮城遂為北虜通行之途矣今欲保河西無虞必先固夏鎮欲固夏鎮必預修舊邊誠不易之論也請發官軍十萬于寧夏乘時修復墩堡邊墻庶乎西北之防可固得旨如議行　甲寅大學士楊一清卒一清雲南人徙居

冊徒以奇童薦為翰林秀才成化八年中進士歷官總制三邊軍務以事忤逆瑾逮獄罷歸寘鐇亂詔復原職討賊因留鎮陝瑾誅召入為戶部尚書尋入閣辦事俄而致仕嘉靖初虜入大塞掠關隴復趣陝西軍務未幾召還內閣復致仕尋削籍至是卒一清為人量宏識遠有文武長才授之艱大綽有餘裕其功烈在陝最著嘗創修花馬池邊墻黃俊河套及勦逐海西逋虜皆畫有成策事多未竟張永之誅劉瑾謀出一清故以永薦入多為言者所詆已而璁萼以大禮議合力加薦引 上委以心腹一清亦盡心贊翊一 時廟謨殊有可稱時璁萼柄國一清稍示裁抑其黨極力攻之誣以贓罪一清既去復興訐獄證成其罪革職削籍一清疽發背而歿歿之前數日猶為疏自解言身彼汚衊死不瞑目 上聞而悼之至十二年以恩詔例復其官二十七年始贈太保謚文襄

臣按一清在邊而平定北虜在朝而贊襄 世廟至于張永協謀以誅劉瑾縉紳之賴其覆庇者不知凡幾蓋卓哉名臣也嘗觀璁萼議禮既合之時猶藉一清以為重至於一清裁抑璁萼之後乃言官趨附璁萼輒肆詆毀誣以賄賂至使去就不明疽憤而死今作史者以一清贓罪而加以誣之一字庶可白於九

原矣吁一清之死未幾而臣至冊徒見朝廷寶翰之
樓則已屬之他姓彼通賄賂者顧如是其窮困之速
耶

乙卯初　上釐正郊典謂當考定雅樂博求精曉音律者
吏科都給事中夏言遂以行太僕寺寺丞張鶚應詔鶚至
欲定元樂復古樂併進所著樂書二部一曰大成樂舞圖
譜目琴瑟以下諸樂逐一作譜一曰古雅心談以十二畜
家十二律畜各有說下禮部詳議議上　上曰音樂即為
吏定勿誤廟享之用　十月乙未禮部奏言宮中一應事
宜合令翰林院撮諸書關女教者撰為詩必明白易曉凡
內訓女訓每月撰成直解各三章仍引經傳及　高皇后
傳內事實引證每章不過百餘字以便女官記誦初六日
皇后率妃夫人詣　聖母前聽講十六日二十六日
皇后率妃夫人於坤寧宮中進講一古禮絃歌周南召南
之詩不用鍾磬乃房中之樂后妃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
君子者宜令宮中女官將二南之詩被之管絃以備宮中
宴樂斥去一應俗樂其於閫德宮儀尤有裨益　壬辰大
學士桂萼因　章聖皇太后御製女訓一書上推行之序
行之宮中者三事行之天下者三事下部議以萼所陳胎
教之儀諸母之擇子師之慎所以為天下根本之慮為聖

子神孫修德養身之助其關係甚大宜書諸御屏或訓諸宮闈以為先事之備其女訓之學瞽嬪之教媒氏之正又所以推其　教于天下者但恐聚女子而教于一家或有群居之憂宜崇陰教以敦女習其瞽矇之人不許記誦淫詞以箏鼓人心止許記誦古詩及女訓等書以勸誘風俗婚姻遵　祖訓嚴禁指腹結襟之弊

臣按成周盛時外有朝會燕饗則用鹿鳴魚麗之章內有房中燕饗則咏周南召南之詩其所歌者非周行德音則勤儉孝敬故使人聞之內消逸志而興起善心降是而後則教坊承應閔然歡笑而閨閫所聞未有歌及古風者我　世宗當冲與之會追復古典故元年李錫謂當預令演習須有關國體者方許承應禁令嬉戲至是禮部內閣又欲講女訓等書絃歌以奏二南屏去淫辭豔曲男教婦順各歸于正其有關風教者不淺矣

辛未致仕兵部尚書伍文定卒初文定忤逆瑾已陞成都府同知追還詔獄為民瑾誅補嘉興府同知後平桃源賊有功都御史陶琰以異材薦于朝陞河南府知府時江西吉安府多盜復調吉安至即擒永豐巨盜賴招壽等四百餘人又平桶岡賊二千餘人獲渠魁謝志山等宸濠詐稱

奉 太后密旨移撥遠近人心惶惑文定曰此賊也即同王守仁倡義討之與濠師戰至為矢石所中炮火燎其鬚不為動已而遂擒濠陞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屬雲南有安鳳之亂命提督川貴未入境賊平時芒部屢不靖文定請勦之四川巡按戴金力言其非 上降旨罷兵文定遂請乞休許之至是卒文定孤忠自許遇事敢為而不能與時俯仰故功名甚著而以齟齬終其身為志士所惜云

臣按宸濠之平孫許厲其節王伍大其勲而中其機宜奮其忠勇則文定力也昔雷萬春面中六矢而不動文定火燎其鬚而不驚以故保全睢陽與勘鄉寧賊者曠世一例至于桃源等寇屢伐而屢平安鳳等亂聞風而即解彼芒部不靖勦之宜矣而戴金非之毋乃不知文定乎卒使罷兵乞休謂之何哉噫古来忠臣烈士不能依媕腆忍苟身能為國建功志已畢矣若文定者又何憾焉

甲申總制三邊王瓊奏先年議花馬池定邊營相接地方宜挑穵壕塹防獲盐池以通盐利今已修完六十餘里若花馬池西北至横城堡通計一百六十里盡為桃穵庶邊無空隙之處 上從之 丁一月戊午 上躬視園丘

辛丑初大學士張璁奏言孔子祀典自唐宋以来未有能

正今宜稱先聖先師而不稱王宜稱廟而不稱殿宜用木主而撤土像籩豆用十樂用六佾叔梁紇宜別廟以祀用三氏配公侯伯之號宜削只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等宜罷祀林放蘧瑗等宜祀于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增入　上命禮部會議御史蔡貫等辨其非許詵謂貫等妄言　上褫職為民凡恭所議俱准行

臣按孔子為萬世宗師而文廟乃百王憲典誠不容不釐正也唐宋以來乖繆甚矣而張恭此議要亦述前人之成議耳記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又曰祀先賢于西學夫曰聖曰師曰賢蓋尊之也生平未嘗為王侯而致後加之以封號毋乃非其分乎洪武時大學中宋訥碑文有百年夷習之語而像不土繪祀以木主固已正矣至弘治戊申程敏政言顏曾子思配享于上而父在兩廡非以明倫宜別立啓聖一祠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程珦朱松從祀至於去申黨公伯寮而祀林放蘧瑗於鄉此皆成議而未見諸施行者至是恭乃合其議而上之世廟大悅乖繆始去名正言順無復他說其昭代之鉅典乎

己酉冬至　上祀天於南郊還御奉天殿文武群臣行慶

成禮是日詔天下列欵皆 上所親定 十二月甲子蠟
節以 御製蜡樂詩賜大學士張璁 乙酉易先聖孔子
神位用木主奉安于文廟 宸濠之叛江西左叅議黃宏
主事馬思聰死焉 上即位令配享旌忠祠後革之至是
仍覆二臣死節狀請復之于是以許逵慷慨面拆受禍甚
慘精忠大節鮮有比倫孫燧與之同死盖未有二請逵左
燧右而以宏與思聰配焉 上加逵禮部尚書後十年更
定燧左逵右如初制云
嘉靖十年辛卯春正月丙戌朔 庚寅先以南郊禮成詔
禮部考求祖宗朝科舉歲貢薦舉三途並用事體寶

求人材以備任使于是舉洪武十九年以後弘治十一年
以前故事令天下有司訪求懷才抱德經明行修為鄉評
所重伏在巖穴者撫按兩司官覈實送部量行擢用徇私
濫舉者罰舉人歲貢才德出衆屢行薦剡者一體擢用京
堂方面得旨以祖宗朝三途並用取之至廣近来專務科
舉之學偏重進士之選以致人尚浮詞不修實行蠹國害
民者在在有之今後三途並行必求得人以稱朕用賢澤
民之意

臣按三途並用此祖宗良法然必任使得宜斯人樂
為用而事功茂起如孝廉賢良德厚材高上品也召

以聘幣而使賛襄廊廟掌握風化必大有捕益兩漢
蓋有成驗而　國初實重此途則薦舉誠所當復若
至于舉貢進士夫豈相懸時至則為進士時不至則
為舉貢耳乃近来視進士為太重舉貢為太輕則彼
掄落之士安所奮勵乎則雖以京堂方面畀之未為
過也雖然豈獨舉貢當然苟吏員有若趙廣漢尹翁
歸張敞王尊者遊俠有若曹丘馮讙劇孟朱克融者
亦禮而用之必將轉刀筆而循良反椎桀而搏揖又
何遺才之有昔三揚薦况鍾為兗州守而士民帖服
非吏員耶富弼為京東厚招狂謀之士非遊俠耶意

御得其道則徂詐咸作使而况上而薦舉又次而舉
貢安在其不可也　世宗命有司舉之該部用之真
有意以廣求賢而與祖宗一輙矣柰終不能盡復也
辛卯行祈穀禮于大祀殿以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
帝配　壬辰先是　上問禘洽之禮禮部議曰我　太祖
高皇帝四時享祭壓于　德祖不得正南面之位　成祖
文皇帝而下同堂而祭每東西相向不得受特享之禮親
王功臣分為臣子坐于堂上而天子跪拜于下皆于禮不
合於情未安茲必正南面之位以尊　太祖孟春行特享
之禮以尊　列聖季冬舉大洽之禮以合祀祧廟之主移

親王功臣配食于兩廡以別尊卑情順理安真可以補舊制之未備垂萬年以常行矣

臣按五年一舉謂之禘禘者王者之大祭朱子謂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如虞夏禘皇帝殷周禘帝嚳是也王者初有天下祭可及遠故於始祖之外又推始祖之所自出我明天下始于　太祖則太祖為創業之始祖矣若　太祖禘祭又當以上古之始祖為始祖臣以為　德祖非上古之始祖也廖道南之議可採也夫　太祖為顓頊之後則禘祭宜用顓頊矣至洽則有歲祫有大洽歲洽歲一行之大洽則三年一舉當以　太祖為始祖以統七廟之主合群廟之主而俱升焉大禘當以德祖為始祖而以顓頊為始祖所自出之帝如此則洽與禘各有所主矣臣故竊其近似者以俟　聖明考焉

二月戊午　上諭考選歲貢入監務遵監規申廣業堂漸陞率性堂然後積分出身果有才學超越奏聞擢用　壬午大學士張璁以名有嫌于御諱請改之　上賜名曰孚敬字曰懋恭又書孚敬懋恭四大字以賜　乙酉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胡世寧卒世寧仁和縣人歷官江西按察司副使時宸濠有逆謀要結權幸中外側目莫敢言者世寧

慷慨上書悉發其奸狀逮詔獄幾死謫戍瀋陽濠誅起為
四川巡撫未幾召入為吏部侍郎後以疾乞南京為兵部
尚書引疾而去後召不起至是端巫而逝世寧為人風采
峻整負經濟遠猷貞諒自持有羔羊之節初橫犯逆藩幾
陷不測海內士想見其風采嘉靖初既典大政侃侃持論
多所建白其議禮是張孚敬而立朝殊與抵忤至若建開
留都新河及閉關以棄哈密二議足稱謀國石畫卒贈少
保謚端敏　三月戊子賜大學士張孚敬以　獻皇帝御
書榮恩堂字　上識其端曰　皇考手澤又賜銀印篆刻
孚敬字勑諭曰日前聞卿自為堂房名曰榮恩夫所謂榮
得君恩也朕思　皇考嘗手書斯三字朕恭裝軸併銀印
一枚以賜見吾君臣相慶之意　初親耕禮成禮科給事
中王璣言耕耤實務有四一供粢盛二知稼穡艱難三慎
錫財用四率公卿百官皆重農以風示天下使知務本
上是其言　己丑駕幸西苑召張孚敬李時至太液池使
中官操舟從之入見于舊仁壽宮賜二臣酒飯復賜以珍
餌出　御製西苑視穀祇先蠶壇位賦手授孚敬因命賡
和以寓儆戒之意後數日併裝成帙名曰味和錄復諭張
孚敬曰卿之于朕無異周公愛成王首以孝訓朕他持餘
事耳昨見退遜太過輔導大臣與諸臣不同故曰導之教

訓傳之德義保其身體以後鄉有入奏面來計處俾朕性有定方可廣接他人以別賢否耳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李承勛卒　上深為悼惜詔賜其家白金四十兩綵段四表裏米五石又自為文遣禮部左侍郎嚴嵩祭之贈少保謚康惠承勛嘉魚人沉毅果斷有經濟大畧在江西勦除華林山賊功第一其巡撫遼東當衰敗之餘拊循瘡痍措畫戰守東土以寧　上信任輔臣之外獨以大議咨承勛及胡世寧數人承勛亦孜孜為國知無不為甚稱　上意

辛卯賜禮部尚書李時銀盃書一幅曰忠敏安慎　己未始定西苑土穀壇名曰帝社帝稷　辛丑　上諭吏部曰簡拔既知要在得人柰何迺踵舊弊發身進士者不必循良驟得行取選用科道部屬舉人或間一與之監生全無使人何由自效往時數詔相兼擢用竟不遵行今後有賢能立心為國者一體選科道部屬著為令

臣按三途並用　聖諭已五申矣而終不見之施行況臣下之奏疏多悉乎視之如故紙也合無于舉監賢能者選其一二以入吏部與進士等庶此法其少變乎不然徒用進士不過一文辭耳而況文辭未必工也顧　皇上廣　世宗之意焉

壬寅建歷代帝王廟　四月甲子　上行大禘禮于太廟

庚辰兵部火延燒工部公廠文卷悉燬　五月甲申右都御史汪鋐劾奏浙江巡撫李佶刻刑苛察失憲臣體詔下南直隸巡撫提問鋐又言南京戶部尚書邊貢嗜酒曠職月視事無三日夫南京戶部錢糧出入視他署最煩而公牘委管守候留難今而妨政病民亦已甚矣且習俗之壞倡自一人以若所為誠恐因而嚮風為害不淺　上以其言為然詔貢致仕　丙子　上親禱雨于殿陛　六月甲寅先是令天下有司積穀備荒視所積多寡以為殿最至是應天巡撫毛思義言應天府尹江曉等所積米穀溢於原數蘇松常鎮等知府聶豹不及限宜有甄別得旨曉等體國為民是宜旌舉豹等各守饒郡反不及數行政守已可知其參究以聞仍通行天下撫按官查考造冊送部以憲朝覲黜陟勿事姑息　丁巳起秦金為南京戶部尚書

壬戌陝西巡按陳世輔題稱足食強兵莫善於屯田而濠塹烽候堡寨又屯田之要務也本鎮沿邊一帶宜行鎮巡官督同守巡將官徧歷邊地一遂閱視墩堡城塹宜修宜沒者仍置立冊冊擬定工程如等月日以時興舉堡寨既脩徐議耕種量其土宜設立大小屯堡百人以上為大屯立屯長屯副五十人以上為小屯止立屯長令其督責耕種有缺種者官為借給秋成還官照舊納糧不係納糧之

地俱三年後起科近堡設立小教場暇則督屯丁習射其中仍爭墩瞭望遇警舉火收斂人畜及將近日京運盛甲酌量分給仍奏討京運銀兩數萬兩解赴巡撫衙門委官買馬分給各堡令其輪流餵養專備追賊宜將前項工程約以年限以三年為率不及一分者量行罰治不及二分者定擬住俸全無修舉者乞請別議其有留心報完者以禮犒賞庶邊備可修而虜患足禦詔准行

臣按屯田之議古未聞也自趙充國擊先零罷騎兵以屯田廣蓄積省大費韓重華為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上耕百畝就高為堡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此皆行之沿邊得其利者不惟外可以禦寇而內亦可以省費法莫有善焉者我　太祖以兵餉日取諸民恐其不給乃命王簡等鎮守屯田訓練又命遼左之地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嘗以趙充國分屯九郡而單于引去為言故于東西五百里隨其高下立法分屯至於沐英奏雲南宜置屯田准其所奏緩歲輸之粟可謂專且至矣況　成祖都幽燕其沿邊建閫屯兵列戍率資遠以給近取外以足內非二祖所已行者乎今當國家承平之日倣趙充國之意韓

重華之謀開鑿溝塹設立亭障為烽堠以瞭望之出遊騎以巡哨則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內恐自然可以省輸輓而禦侵侮矣臣觀陳世輔有大屯小屯之立有屯長屯副之設設教場以習射給馬疋以追賊詳悉而有條理稽攷而有法則宜世宗之准行也然卒不見有成效何耶

癸亥雷擊午門角樓垂脊并西華門城樓西北角柱上御製祭文行露告禮於殿陛　初晉江縣巡檢張隆為海賊刼殺捕之未獲會漳州民陳大淵等二十六人以買米至舟中有防盜器械為捕盜者所誣獄成淹禁死六人及

[illegible]田縣民彭仰亨等誣奸人命福建按察副使謝汝儀廉得其實俱出之巡按虞守愚言汝儀慎重刑獄宜加超擢上嘉汝儀辨理冤獄詔吏部擢用妄拏人役及原問官下所司逮治　乙丑先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翊運之功宜配享龔封與徐達並部議以贊畫帷幄奇謀恢復中原大計其實為多　太祖嘗召諭再三許以世襲冊書之誓俱存鐵券載在國史伏願今日興亡繼絕　上允其議併詔求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鄧愈後皆許傳襲　乙巳彗星見於東井　少保大學士謝遷卒訃聞　上為輟朝賜祭九壇遣官營葬贈太傅謚文正遷餘姚人學識純正有大

臣風節弘治間與劉健李東陽同心輔政一時稱為賢相
七月直隷巡按胡體乾言浙西諸水蘇松最居下流即禹
貢三江入海故跡但今婁江吳淞江已失故道言者以為
欲治水利宜開二江二江通則三江入海之故跡可復矣
至若蘇州一府以千里之地納諸路之水東通大海北通
長江其洩水也有川今者潮汐迅疾衝蕩沙泥而昔之開
者已淤其容水也有區今者茭蘆叢蔚澱淀灰土而昔之
深者已淺故水無所瀦洩汜濫為患今欲疏治之其策有
六一曰開洩水之川二曰浚容水之湖三曰殺上流之勢
四曰決下流之壅五曰挑潮漲之沙六曰立治田之規又
須專設督理之官如今之右通政何棟副使陳文沛昔治
水吳中才稱幹濟宜當擢任詔可　乙卯行人司正薛侃
上言親王在京司香疏　上怒逮問追及主使者侃與太
常卿彭澤詹事夏言同年是時言素以事忤張孚敬澤以
議禮故結驩張孚敬謀所以傾言者至是侃備受拷掠言
已所自為澤乃微詞挑之使引言侃瞋目曰張少傅趣我
上者與言何與　上釋言出孚敬二密疏以示群臣斥其
忮罔着致仕去澤遣戍侃納贖為民　己巳國子監建啓
聖祠四配則先賢顏無繇氏曾點氏孟孫氏孔鯉氏從祀
先儒則程珦氏朱松氏蔡沉氏　乙亥郊工成并神祇二

壇神倉工成　八月辛丑改安陸州為承天府附郭縣為鍾祥縣割荆門州當陽潛江二縣及沔陽州景陵縣附之甲戌陝西總制王瓊以甘露降於固原採取以獻因言陝西天旱民飢流徒者衆願以甘露降祥而感上天以旱乾為災而恤下民亟請廷臣大施賑恤以上應天眷茂膺景福　上令戶部多方詳議賜瓊等金幣

臣按奏甘露則近于諛奏民飢則近于忠瓊於甘露之中而寓民飢之意使　世廟欣之而議賑是或納納自牖之說也故臣尚有取焉

少保大學士桂萼卒贈太傅謚文襄萼安仁縣人志遠才淑不適于用與張孚敬尤密比末年二人亦遂相失至是有遺表謝恩　上覽而悲之　丁未　上御豳風亭召大學士翟鑾禮部尚書李時右都御史汪鋐諭曰茲當秋成之期與卿等同觀收獲時等對曰　皇上務農重本自足以風勵天下觀獲畢復諭曰農之勞苦見于紙上不如親見之為真我　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為粒粒皆辛苦也時曰　皇上真知稼穡之艱難　上命賜諸臣宴宴畢　上御無逸殿之東室又曰無逸殿之作雖以勸農而講學亦在其中經筵日講官仍各進講七月詩無逸書各一篇　九月癸

及修撰姚淶請黜元世祖以正祀典部議以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亦春秋與善之意宜遵舊制廟祀如故 上從部議 庚申帝王廟工成 丙寅以李時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己巳 上幸西苑仁壽宮召翟鑾李時汪鋐夏言等入見 上曰陝西飢荒已遣戶部侍郎葉相賑濟今相病宜何所處又問吏部侍郎唐龍如何衆皆稱其才遂用龍 上復召諸臣言曰吏部事重龍去一侍郎豈能勝任卿等可從公推舉朕欲用王時中為刑部王憲為兵部取王瓚為吏部就令龍代瓚總制鑾等對曰 聖見允當令龍亟赴任 十月癸未初建欽天閣以覆欽天記誦碑 甲申詔罷改遷陵寢之議 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及欽天記誦 丁酉 晉王知烊性至孝事嫡母郝妃及生母彭氏甚謹母妃薨號痛幾絕執喪盡禮有素芝產于寢宮白鶴盤旋祭所人以為孝感所致 十一月癸亥盱眙縣何雄有二女長年十七次年十二歲飢雄欲以二女為人婢妾又欲出歸樂戶為娼二女泣不從以死自誓雄強之二女夜潛出以帛相繫于手俱投水死事聞詔立祠賜額雙貞 戊辰南京戶部尚書秦金疏陳便民六事一言浦口宜改設草場收放二言馬草細草宜召商上納庶解戶不至守候扣除無

復侵尅三言水兌宜用磚砌築囤基以便貯積省鋪墊之費四言織染局用絲宜委官於產絲之地照值收買毋專累鋪户五言湖廣額辦棉花等項宜令折價毋徵本色至于陳朽無用六言湖州額解白綿三千兩給神樂觀樂舞生亦宜折色從之　丁丑遣行人周文燭賫勅召大學士張孚敬令亟乘傳復任辦事　十二月御史喻希禮以皇上祈嗣瑞雪遂降而議禮議獄得罪諸臣未蒙原宥乞量移近地或特賜赦免則和氣薰蒸前星並耀矣御史石金亦乞重頒卹典　上以加罪諸臣致延遲嗣命所司看問夏言救之　上令嚴刑鞫治併言等具以狀對　辛卯禮部覆都御史史道本言　祖宗令甲歲貢必食糧年深者近欵痛加沙汰大非舊意乞遵舊制正副各一人選考不必增四五人以滋奔競　上從之且令頒示天下不得紛更奏擾　壬辰虜犯應州大同鎮巡諸臣報斬虜二十餘級事下巡按查報兵部言虜所殘破者數十處得不償失請官會勘已而兵科給事中張潤身言群虜侵掠時有溺死者有惰歸者有因失印顆獻賊首以自贖者有棄兵馬而泣哀乞降者乘此勦襲當得萬全乃守備曹勛殺降虜於應州彭楩翟江逗遛不進所獲首級多殺降者以覬塞責若復令巡按同勘必不自相矛盾當別差御史以往

上是之　辛丑御史楊宜言邇者沙汰生員之令一下而督學使者奉行過刻少者以文辭見黜長者以齒貌不容沮父兄教子弟之念驅衣冠為田野之傭且史冊所載有增廣生員增制學舍者矣有沙汰天下僧尼者矣未聞有沙汰生員之名也乞明詔所司加意作養毋以黜退為功

上從之

西園聞見錄五卷終